



首四字攝下半
篇次句攝上半
篇如此長篇什
八字攝盡

好宛馬侯寵姬
皆探其心而為
之辭其本謀乃
以制匈奴也史
公此等乃所謂
實錄
張廉卿云騫使
從月支至大夏
再為匈奴所留
亡歸

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

一本校張字

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

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

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漢書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

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

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

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

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索隱作驛毛本同抵康居康居

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集解作夫既臣大夏而

君之君之二字本作居字依索隱改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依漢書增殊無報

張云寔爲天子
言西北諸國因
請通大夏而復
事西南夷

爲求宛馬張本

方云諸國地勢
道里皆以大宛
四面言之列叙
諸國皆牽連大
宛以爲征宛立
傳也

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畱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
歸。復爲匈奴所得。畱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
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
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
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
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朶于窰。于窰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
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
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
隴西。長城南接羌。通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覽效作放

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

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閼蘇也。錢云蔡有藥音與。

漢書更下有鑄字。

唐順之云以上如暮盤以下如著暮大夏鳥孫事皆借焉言之

通大夏招烏孫
所畫二策也
因通大夏而事
西南夷西南夷
降而昆明之道
卒不通因招烏
孫內馬聘女而
益求宛馬宛馬
至而西北國卒
不可羈縻此傳
之大指也通大
夏客也招烏孫
主中客也故詳
略異

蘇聲相近

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王校改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一作藍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

張云騫以失侯
請使烏孫因遣
使諸國於是西
北國始通於漢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屬犍爲。發閼使。四道並出。出驪出。冉出。徙出。叩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笮氏。南方閉蠶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一作城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殺數萬人。依漢書數上增殺字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

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噤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

張云烏孫請獻
馬尙主天子以
好宛馬益發使
者國其有道夏

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嘗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罽靬。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其漢書作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閉昆明而北道
姑師樓蘭遂列
亭障至玉門
此子瞻所云筆
所未到氣已吞
者也
因議內聘逆入
烏孫馬因烏孫
馬逐逆攝宛馬
乘勢縱論遣使
利弊便及破姑
師樓蘭愈說愈
遠而以舉兵威
困烏孫大宛一
語折落收回烏
孫聘女即通伐
宛消息組織之
巧亦古今罕有

丁事西南夷通
大夏案即於遣
使中夾帶叙之
不別起頭文氣
乃能駿邁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

張云言使外國者益多而好安言致興兵攻樓蘭姑師以影起下文使者進熟言貳師善馬致與兵伐宛所謂激使然也

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自。占。使。者。

四字依漢紀增

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

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

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

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責怨。本作積怨。依漢書改。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余廣曰。即車師。錢云。車姑聲相近。小國耳。當空道。攻

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

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

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

茅坤云此烏孫
一節以續上文
請昏血脈

烏孫多馬二句
張云微詞

張云烏孫妻漢
女宛西小國皆
來獻見乃行賞
賜覽視以傾駭
之而天以他向
恣天子以求宛
馬遂伐宛

此所謂文外曲
致

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
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
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梁云娶漢書作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
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
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驢潛大益宛東姑師杆突蘇薤
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
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
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
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
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抵奇戲歲增

全篇轉振古人
大篇往往爭勝
此等慘澹而經
營之

天馬多預提得
宛馬以後事

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
奴使持單于一信到下則字依漢書補漢書無之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畱苦及至
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
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
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
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漢書錢作鐵集解同及漢使亾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

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敗上漢書有有字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

鄧以讚云敘事語甚勁健有氣

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錢云漢書作命臺臺頭聲相近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漢書作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糴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依漢書增

鄧以讚云語精
簡有致

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畱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

句句提振李廣
傳亦如此此歸
宿見意處也

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祖校改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

茅坤云暗寫漢
宛不能以力定大
宛處

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
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土。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伐下依書漢湯
宛字。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
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
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
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
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
酒。泉。置。都。尉。尊字本在酒泉上依集解倒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
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